

# Bellow's View of Women in *Herzog* Based on 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ory

ZHENG Lime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September 25, 2024

Accepted: October 18, 2024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ZHENG Limei. (2024). Bellow's View of Women in *Herzog* Based on 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or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4), 034–03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4.00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4.005>

**Abstract:** Saul Bellow portrays the timid protagonist Herzog and numerous diverse female characters in *Herzog*,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woman Daisy, the independent woman Madeleine, and the modern woman Romona. Through these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he expresses his distinct views on women. Gender attributes are formed by males and females in social norms, but Bellow is concerned about the timid Herzog and independent Madeleine, believing this is not the ideal state for men and women. Romona, a diverse woman who accepts social norms while retaining the excellent qualities of traditional women, can als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improve herself, which is the best state recognized by Bellow.

**Keywords:** *Herzog*; gender performativity; views on women; Saul Bellow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ENG Limei is a graduate student a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re she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1360128748@qq.com.

# 基於性別操演理論看《赫索格》中貝婁的女性觀

鄭麗媚

西南科技大學

**摘要:**索爾·貝婁在《赫索格》中塑造了懦弱膽小的主人公赫索格和眾多個性鮮明且風格各異的女性形象,如勤儉持家的傳統女性黛茜、強悍激進的獨立女性馬德琳、性感自信的現代女性雷蒙娜和甜美可愛的傳統女性園子,並通過這些女性形象表達他對不同類型的女性的看法和態度。性別屬性是男性和女性在社會規範下不斷操演而形成的,但貝婁對膽小懦弱的赫索格和強悍獨立的馬德琳都是批判且擔憂的,他認為這並不是男女相處的理想狀態。雷蒙娜這樣多元化的女性在接受社會規範操演的同時,既保留了傳統女性的優秀品質,也能順應時代的發展提升自己,才是貝婁所認同的最佳狀態。

**關鍵詞:**《赫索格》;性別操演;女性觀;索爾·貝婁

## 一、引言

索爾·貝婁是美國當代文壇偉大的小說家,美國猶太作家的代言人。他的小說屢屢獲獎,他曾獲得三次美國全國圖書獎和一次普利策獎。索爾·貝婁創作了眾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如《赫索格》(*Herzog*, 1964)、《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 1975)、《雨王漢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59)和《拉維爾斯坦》(*Ravelstein*, 2000)等。貝婁注重文學與文化的結合。1976年,貝婁因其眾多作品都體現出「對當代文化富有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祝平, 2007:68)。

索爾·貝婁在《赫索格》這本小說中塑造了學識淵博但敏感懦弱的主人公赫索格以及圍繞在他身邊的不同女性人物,但這些女性在赫索格的眼裡常被類型化、標籤化,可見性別身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社會規範下不斷流動與操演而形成的。因此,本文將從裘蒂斯·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出發,分析小說中赫索格對身邊女性的性別操演,根據貝婁對不同女性人物的態度探究索爾·貝婁的女性觀。

## 二、赫索格對身邊女性的性別操演

「性別操演」是巴特勒性別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巴特勒反對存在一個先在、自足的主體,她認為主體不是先在的,而是在特定的社會規範和語言規範下形成的。性別也是如此,不存在一個先在的性別本體,我們所以為的某種「內在」的性別特質,其實是在社會規範下不斷重複和操演而形成的。裘蒂斯·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從戲劇、儀式和語言三個維度闡明了性別屬性和性別身份都是在社會和文化中不斷重複性別規範而形成。「成為女人」的本質不是建構女性主體性,而是父權制下的社會規範對女性的強制規訓和操演。在《赫索格》中,主人公赫索格也從不同維度對他的妻子和情人們進行了性別操演,企圖將他身邊的女性都操演為他所理想的狀態。赫索格從儀式維度對聽話順從的前妻黛茜和情人們進行了操演,並不斷強化這種操演,而對於反叛獨立的馬德琳,他無法操控她的行為,則從語言維度不斷對她進行操演。

### (一) 赫索格對黛茜和情人們的性別操演之儀式維度

儀式維度強調「性別身份是在不斷重複性別規範中逐漸形成的」(金莉,李鐵,2017:790),因此性別操演需要一定的時間作為條件。另外,性別只有通過借助一些程式化的規則來強化,並不斷重複操演才能形成穩固的秩序與權力,因此巴特勒吸收了阿爾都塞的觀點,認為話語對性別的構建是通過「詢喚」達成的。女性聽話順從、溫柔善良的詢喚在父權制社會中不斷重複,並不斷強化成自然化的結果。聽話順從的女性群體受到既定性屬規範的操演和固化,她們自願放棄對自我主體價值的尋求和探索,屈從於社會規範下的女性準則,遵守父權制社會下男性眼中理想的女性規範,成為父權制下理想的傳統女性。

在社會規範和赫索格的「詢喚」下,赫索格的第一任妻子黛茜接受了傳統規範下的性別操演。對她來說,家庭在她心中佔據著重要位置,她願意為了丈夫和孩子放棄自己的興趣愛好。不平等的性別關係是男女兩性婚姻感情生活的最大障礙(年麗麗,夏維紅,2014:40)。在與赫索格的婚姻中,他們按照傳統父權制下的規範進行分工,黛茜勤懇地照顧丈夫、照顧孩子,承擔著繁重的家庭瑣事,按照既定的社會規範操演成為一個好妻子、好母親,但赫索格認為黛茜整天只知道操持家事,沒有情趣,因此,赫索格便不顧黛茜和兒子的感受,出軌尋找樂子並與黛茜離婚。男性社會所謂的道德標準是雙重的,道德的約束只限於女性,男性卻可以恣意妄為(王媽,2007:115)。黛茜按照社會既定規範進行操演,獲得了穩定的性別身份,成為勤儉持家的傳統女性,用心經營家庭、照顧家人,但她卻遭到了赫索格的拋棄。

園子也接受了赫索格對她的性別操演。園子是赫索格的情人,她是一位溫柔可愛、體貼善良的日本女性。園子自覺不自覺地參與了男性社會對女性身份、角色地位的構造,把男性的「凝視」內化為自身的規範,在潛意識中規約自己,使自己與所謂的「女性氣質」連成一致(申勁松,2024:98)。園子遵守赫索格眼中理想的女性規範,她把赫索格看得比國王和總統還重要。園子給赫索格脫鞋脫襪子,燒水沏茶,還給他做飯,她為赫索格留著一切最好的東西,但當她生病的時候,赫索格沒有探望和安慰她,反而和別的女人來往密切。園子屈從於社會規範下的女性準則,她按照赫索格的需求操演成為一個聽話順從的傳統女性,但她卻遭到了赫索格的背叛。

雷蒙娜既有傳統女性溫柔、勤勞善良的品質,也有現代女性獨立自信的品質,即便如此,她還是接受了赫索格對她的操演。作為他者的女性常常被物化為男性精神生活的工具,她們作為頹廢主人公的天使,給予他同情、理解和安慰,使他從欲望的深淵掙脫出(徐仲佳,2009:33)。在赫索格遭遇第二次離婚,精神崩潰時,赫索格首先想找的就是雷蒙娜。雷蒙娜一味地迎合赫索格,她精心準備飯菜,真誠安慰和幫助赫索格,赫索格卻認為她覬覦自己的身份地位,想成為「赫索格太太」,才如此殷勤獻媚。雷蒙娜不僅滿足赫索格的美食欲望,還滿足赫索格的身體欲望。她用身體大膽地展示自己的欲望,勇敢地追求自己性愛的權力。然而,雷蒙娜這種勇敢展現女性欲望的行為,在赫索格眼裡就是風流下流的勾當,是經驗所致。赫索格一邊「欣賞」與凝視雷蒙娜性感的身體,一邊卻在貶低雷蒙娜的價值。雷蒙娜看似擁有主動權,其實不過就是赫索格精神生活的工具、欲望的客體和「性物」。

赫索格雖然性格唯唯諾諾、軟弱膽小,但父權社會賦予他的權力讓他對身邊的女性進行性別操演。傳統女性黛茜和園子按照赫索格的需求不斷重複操演,努力成為一個規範下的「好妻子」和「好情人」。而現代女性雷蒙娜在接受赫索格性別操演的同時,保留了自身的特質,並沒有完全接受赫索格的操演。

### (二) 赫索格對瑪德琳的性別操演之語言維度

語言維度強調人的性別身份是語言和意指的操演效果。由於受到福柯的影響,巴特勒對語言和話語對主體身份的建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認為身份的建構受到話語的控制。語言的物質性力量為巴特勒操演

理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而語言與權力的結合是操演理論形成的又一個助推器(袁文彬,顏雨婷,2018:160)。

在父權制社會中,男性處處維護著自己作為男性的尊嚴和秩序。男性霸語話權嚴格維持性別秩序,試圖規訓女性,並時刻監視女性的言行,並對逾矩者實施懲罰(柏雲彩,2022:29)。馬德琳漂亮聰慧,有學識,還準備繼續讀博,赫索格就試圖在性方面壓迫她;在馬德琳出軌後,赫索格用婊子、淫女、魔女、母狗等侮辱性的詞彙稱呼馬德琳,還用「女人吃碧綠的生菜,喝鮮紅的人血」的話語來控訴馬德琳,這樣的命名權力生成了規範話語中女性的身份,赫索格通過這種命名實踐從語言上規範男性的主導權力,將自己列于高尚正義的一方。他自己也曾多次婚內出軌,他卻認為理所當然。性屬特徵也是通過操演強制形成的結果,我們在生活中習慣以「陰柔」和「陽剛」來明確區分「女性」和「男性」氣質,這種社會性別的區分實際上是通過語言或者話語的扭曲性操演活動而達成的(高樂田,費雪萊,2016:63)。在傳統意義上,女性被認為是弱小無助的,而男性則被認為是勇敢強大的,男性因素出現在女性空間被認為是一種「越軌」行為(鹿佳妮,姜智芹,2020:30),因此當馬德琳變得勇敢強悍時,赫索格認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馬德琳和知識淵博的朋友相談甚歡時,赫索格認為她是在賣弄風情;在得知馬德琳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時,赫索格讓她打消這個念頭,他擔心馬德琳變得比他更優秀、更受人尊敬。

赫索格通過語言的操演將馬德琳塑造為一個「瘋癲」、傲慢和無理取鬧的女性形象,同時也通過語言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馬德琳智慧勇敢,敢於打破既定性別特徵的禁錮,努力爭取自己的幸福與權力,但在男權社會中,馬德琳這樣的性格特徵是不符合傳統女性形象的。女性作為男性的對立方存在,是被赫索格凝視和審判下的角色,是相對於男性自我的「他者」,她們在小說中是被講述者和被構建者(董豔,2023:127)。小說中馬德琳的性格形象是專橫任性又瘋癲的,這些性格特徵都是從主人公赫索格的口中得知,但小說中其他人物對馬德琳碎片化的描述都是正面評價,他們都認為馬德琳漂亮美麗又學識淵博,這說明赫索格就是想扭曲馬德琳在他人心中的形象。話語是權力和秩序的體現,女性的話語被男性剝奪,女性的主體性就難以構建。話語權力在男性手中,他可以任意評價女性的對錯,讓女性變成一個沉默而瘋癲的「他者」。因此,在性別表達的背後沒有性別身份,身份是由被認為是它的結果的那些「表達」通過操演所建構的(裘蒂斯·巴特勒,2024:84)。女性只有在語言上擁有主導權力,才能改變一直被建構、被命名的現狀。

### 三、《赫索格》中索爾·貝婁的女性觀

貝婁在不同時期對於女性的態度和看法有所不同,同時他在《赫索格》中對不同類型的女性也秉持著不同的態度。小說中,作者貝婁交互使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將赫索格與自己處於一個模糊地帶,由此可窺見貝婁的女性觀。

赫索格雖然不斷規訓黛茜,但在離婚後赫索格也表達出自己對黛茜的愧疚。和馬德琳離婚後,赫索格意識到黛茜處理家務井井有條,把他和孩子也照顧得很好,自己卻拋棄了他,於是心生愧疚。這種愧疚其實表達了貝婁對猶太傳統女性的贊許和同情。貝婁父母是來自俄國的猶太移民,貝婁從小就被送到猶太小學,學習希伯來語和《舊約》。貝婁一家不是嚴格的猶太教徒,但也基本遵循猶太人的生活方式(汪漢利,2015:10)。由於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猶太傳統對貝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傳統的猶太倫理觀認為女人在本質上是消極的,只適合家庭生活的,她只能通過選擇聰明的丈夫來證明自己,而且女人應該將精力關注在照顧丈夫和孩子身上(劉兮穎,2009:117)。傳統猶太家庭倫理觀影響著貝婁,因此他讚賞和認同傳統女性對家庭的無私奉獻,同時又同情傳統女性只能專注於家庭和孩子,不能追趕上時代發展的腳步。

生物性別為女性的馬德琳具有強烈的男性氣質,馬德琳有著獨立勇敢、學識淵博等社會規範下的男性

特徵。對於強悍的「妖婦」馬德琳，貝婁則充滿了擔憂和恐懼。赫索格缺乏男性氣質，在性別操演理論下是正常的，因為性別屬性不是固定的，男性並不一定要展現出男性氣質，但貝婁對此是擔憂的，批判的，不能容忍的。他認為赫索格男性氣質的喪失與女性的獨立兇悍有關。馬德琳在面對赫索格的規訓時，她並沒有像情人們那樣選擇服從，而是通過知識和能力武裝自己，勇敢地奮起反抗，不斷地用行動拒絕赫索格施加在她身上的規範，最終將赫索格趕出家門，四處流浪。赫索格無法從儀式維度操演馬德琳，馬德琳的強悍讓赫索格感到害怕，所以赫索格不斷從語言維度對馬德琳進行控訴與辱罵。馬德琳的反抗讓赫索格焦慮恐懼，其實這也是女性主義運動的見證者貝婁的真實感受。

貝婁生活在女性主義運動高漲的時代。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提出「個人即政治」、「性解放」的口號，女性主義者認為家是牢籠，女性必須走出家庭，因此，女性問題不僅僅是社會問題，它背後蘊涵著政治問題。當時女性主義者力求消除男女性別差異上的不平等，其中也有部分激進女性主義者過分強調女性空間和女性文化，提出將男性與女性分離，並將男性推置到邊緣地位。隨著女權運動發展得如火如荼，這樣的思想變得極端化，部分女性致力於將男性踩在腳底，男性變成了被壓制的他者。這種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行為讓整個男權社會產生恐懼和焦慮(唐永輝, 2011: 159)，貝婁本人也注意到這種情況，因此貝婁不僅為自己焦慮，也在為整個男權社會焦慮，馬德琳這樣的女性挑戰並僭越了傳統性別觀，在性別操演中摧毀了性別層級秩序的哲學基礎，給男性造成了壓力，引起父權制社會對激進女性主義者的焦慮和抵抗。

相對於馬德琳的強勢和咄咄逼人，雷蒙娜是赫索格失意落魄時的溫暖港灣，也是赫索格最親密的情人。雷蒙娜獲得了碩士學位，自己也經營一家花店，因此雷蒙娜在接受赫索格對她的規訓和操演時，並不是全盤接受。她既滿足赫索格的需求，又緊跟時代潮流，有自己的想法和態度，讓赫索格為之著迷。她用美食抓住了赫索格的味蕾，在思想上也和赫索格產生共鳴，能與赫索格和諧相處。赫索格最初只是把雷蒙娜當作可以尋求安慰的情人。當赫索格經歷離婚回到路德村時，雷蒙娜跑去找他，雷蒙娜的關心和主動讓赫索格做出了改變。小說結尾赫索格為雷蒙娜做了一頓飯，還摘花送給她，這是他以前不會對女性做的這說明貝婁一方面希望女性回歸傳統女性順從、奉獻等特徵，也希望女性能順應時代的發展，另一方面他也認為在兩性關係上男女雙方完全可以做到互敬互愛、互相尊重。

#### 四、結語

在《赫索格》中，生物性別為男的赫索格膽小懦弱，而生物性別為女的馬德琳勇敢強悍，形成了女強男弱的情形，這說明性別屬性並不是傳統意義上那樣固化的，而是男性和女性在社會規範下不斷操演而形成的，但貝婁對膽小懦弱的赫索格和強悍獨立的馬德琳都是批判且擔憂的，他認為這並不是男女相處的理想狀態。貝婁在努力尋求兩性關係的和諧相處之道，他認為只有兩性關係和諧才能創造幸福的生活。女性操演成為黛西一樣的傳統女性，缺失生活的樂趣，就會遭到男性的拋棄與壓迫。女性拒絕固有規範的操演，成為馬德琳一樣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就會受到男性由於焦慮自身尊嚴與地位帶來的抵抗與厭惡。而雷蒙娜這樣多元化的女性在接受社會規範操演的同時，既保留了傳統女性的優秀品質，也能順應時代的發展提升自己，還能和男性和諧相處，才是貝婁所認同的最佳狀態。

#### 參考文獻

- ① 柏雲彩:《論女性主義戲劇〈醋湯姆〉中的性別表演》,《名作欣賞》,2022年第36期,頁28-31。
- ② 董豔:《索爾·貝婁〈赫索格〉中「她」者探析》,《長春師範大學學報》,2023年第7期,頁126-129。
- ③ 高樂田,費雪萊:《裘蒂斯·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及其政治意蘊》,《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頁 61-65。

- ④ 金莉,李鐵編:《西方文論關鍵字第二卷》,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7 年版。
- ⑤ 鹿佳妮,姜智芹:《易裝、性別與女性困境——美國兒童繪本中的女性形象》,《外國語文(雙月刊)》,2020 年第 4 期,頁 27-33。
- ⑥ 劉兮穎:《〈赫索格〉中的精神受難與道德困境》,《外國文學研究》,2009 年第 6 期,頁 111-121。
- ⑦ 年麗麗,夏維紅:《真情去向何處? ——性別倫理視域下〈火山情人〉中的兩性關係解讀》,《英語研究》,2014 年第 4 期,頁 36-47。
- ⑧ SHEN Jinsong. (2024). Male space's oppression and discipline of the female space revisiting earnest Hemingway's "Cat in the Rai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2), 095-103.
- ⑨ 唐永輝:《「瘋子赫索格」與「閣樓上的瘋女人」——從小說〈赫索格〉看索爾·貝婁對女性主義的焦慮與反撥》,《蘇州大學學報》,2011 年第 3 期,頁 156-160。
- ⑩ 汪漢利:《索爾·貝婁:不很樂觀的樂觀主義者——紀念索爾·貝婁誕生 100 周年、逝世 10 周年》,《世界文化》,2015 年第 7 期,頁 10-12。
- ⑪ 王嫣:《女性行為、女性主義和再現——〈赫索格〉中的女性》,《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2 期,頁 113-115。
- ⑫ 徐仲佳:《他者及其性政治敘事——論郁達夫的女性書寫》,《文學評論》,2009 年第 5 期,頁 33-38。
- ⑬ 袁文彬,顏雨婷:《走向日常生活批判的操演理論》,《當代外國文學》,2018 年第 3 期,頁 159-164。
- ⑭ 裘蒂斯·巴特勒(著),宋素芬(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長沙:嶽麓書社 2024 年版。
- ⑮ 祝平:《國外索爾·貝婁研究述評》,《外語教學》,2007 年第 2 期,頁 68-71。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